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六回 說閒言機匠肇禍 誇武藝惡霸興兵

話說白安福與陳景升等將稟稿作成，預備明日一齊上院面進，當晚陳、張、何、李四人，也就各自回家。那機房中人，也非安分之輩，平時被胡惠乾毆打，雖也可憐，此時見白安福眾人代他們出氣，登時就得意起來，捕風捉影，添鹽加醋的亂說一陣。等他們五人走後，就三人一堆，五人一叢，到了街上，逢人便道：「我們這幾時吃胡惠乾狗娘養的苦，可知現在我們業中，也出了能人，硬轟轟的，代我們本業出氣了。」那些人聽說，也疑惑真有個出色驚人的能人，當時就問道：「你們業中，到底出了何人，有這樣的腳力與胡惠乾作對？想必這人的本事，比那馮道德還狠，你們快說，好代你們歡喜。」機匠見這些人又如此高興，便把白安福如何奏明在案，回籍建醮，以及今日又被胡惠乾毆打，現在請了陳景升做了稟稿，以便明日到督院投遞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那人就恭維了一番，說：「你們從此要出頭了，不怕胡惠乾再厲害，也不能與軍機大臣及督撫為難。」

機房中人聽他這樣說，更是眉開眼笑說：「你明日到督撫裡看胡惠乾吃苦，到了臨時，他雖再求饒些，喊我們業中人祖宗，立下交單來，世世代代做我們子孫，那時都不饒他的，只恨他太惡了。」諸如此類，你在這條街上說，他在那條巷裡談，總是抓嚮往臉上擺，以為自己機房內的人是厲害的。

哪知隔牆有耳，他們總是愛面子的話，誰料胡惠乾的一班徒弟，晚間也在街上閒遊，惹是招非，卻巧日間胡惠乾又打了機房中人，這些徒弟格外留心街談巷議，說：「我家師父，怎樣厲害，現在又把機房公所的神壇都拆毀了，打傷多少人，連一個回手的皆沒有，非是我們誇口，廣東除了我們師父，誰敢如此？我們投在他門下，哪個敢欺我們？」這些徒弟，正在誇他師父的本事，可巧遇見個刻薄嘴，在旁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們倒是不擺架子的，好，打量我們不知道，將這話來嚇誰？人家用的緩兵計，你們還不知道，所謂光棍不吃眼前虧，現在稟帖已經做好，只等明日到督撫衙門投遞，請官究罪。眼見得死在頭上，師父倒要斷頭，徒弟還在這裡說大話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？」這班人被這刻薄嘴說了這些冷話，如何忍得下去？登時反過臉來罵道：「你這雜種王八狗子，老爺師父要斷頭，你在哪裡聽來的？好好說出證據來，老子同你沒事，若不說出來，就一拳先將你這雜種打死再說，看你胡說不胡說了。」

那人被他打急，只得說道：「你不可在此撒野，你到前面巷子去聽，他們還在那裡說呢！」這個徒弟聽如此說，他就半信半疑，說道：「如果不確，回來再同你算賬！」說著轉身走到對過巷內，果然一叢人在那裡談論。這個徒弟因一人勢孤，不敢上前爭鬥，低著頭，氣沖沖的就跑到西禪寺，尋著胡惠乾說道：「師父，我們這地方不能住了，少林的威名，被這班機匠喪盡，還有甚麼臉在此地？」胡惠乾生性最怕人用激工，一激他，雖刀裡火裡，總要去走一遭，說道：「你這人好糊塗，在機房公所出的那口氣，你還不曉得，現在又聽誰的話，如此說來？」這徒弟就將在街上聽見的話說了一遍。胡惠乾已氣得目定口呆，這人還未走開，接著又進來幾個，皆如此說，胡惠乾哪裡容得下去？登時就要前去尋打。這班徒弟上前說道：「師父不要如此著急，此刻前去，他們已經散去，最好明日，等他們到會館聚齊的時節，師父前去，那時一個也走不了，便將他這班人打死，看是誰厲害。」胡惠乾聽了說道：「話雖有理，只是又令我多氣一夜。」眾徒弟也不回去，各人就在西禪寺住宿。三德和尚聽見這話，也是動怒道：「我已勸解下來，免得仇越結越深，他們又如此膽大，那就不能怪我們手毒了。」當時也是怒氣沖沖，返回方丈。一夜無語。

次日，白安福因要與眾人同上督院，天才明亮，就起身到了會館，專等陳景升等人前來。不多一會，各人已到，眾人入坐，用了點心，隨即喊了轎夫，復將昨日所繕稟稿看了一遍，收入懷中。方要起身上轎，忽聽門外吶喊不止，遠遠的聽人喊道：「我們快走罷，不能將命與他拼。」話猶未了，早有看門的人，跑進裡面，向陳景升等人說道：「不好了，請你們快躲起來罷，你們俱是文墨人，不必同他爭鬥，胡惠乾現已帶了徒弟，打進門來了。」陳景升等一聽，才要起來望後面逃走，早見胡惠乾如兇神一般，帶著些如狼似虎的徒弟，衝進門來，一眼看見白安福罵道：「你這打不死的臭王八蛋，倚著你中了進士回來，就眼下無人，還要想斷老子的頭，老子今日就來看你怎樣斷法，有本事只管使出來。」說著跑上來，早把白安福擒過來，就要望門外跑，居心想到大街上丟他的醜。此時陳景升與李流芳等，早趁著大鬧時節，躲到裡面去了。一個個面如土色，渾身發抖，說道：「只聽見他們說胡惠乾厲害，今日見了，真是話不虛傳。」

不說他們在這裡躲藏，再表白安福被胡惠乾擒過來，慾望外跑，早有那班機匠見了這樣，曉得出去沒有好事，趕忙一個個上前說道：「胡大爺請你撒手，有話好說，何必如此動怒，果真是他不好，然後再打來遲，有你大爺如此本領，還怕他跑了不成？」胡惠乾見這班機匠如此說法，心下想道：「我昨日來時，他們本來就低頭，怎麼晚上忽然就變了？莫非是我那些徒弟造言生事，叫我來與他們鬥爭，好代他們爭面子，這事倒要細細查點，不如將他放下，說明白了，看他怎樣。」隨即將白安福往地下一擲道：「我昨日來此，是怎樣說你的？叫這雜種，保我廣東境內三年之內平安無事，就准你們建立道場，你們這班人也是答應。為什麼我走之後便倚勢欺人，將官來嚇我，約人遞稟帖，想斷我的頭？既然如此，老子就來送與你們斷頭，看你們可認得老子？」說著又要上來。那些機匠深怕白安福要吃大苦，內中有兩個會說話，膽子大的，趕忙上來說道：「原來你老人家聽了這個閒話，怪不得如此氣法，但我會館內，真不敢說這話，必是有人與我們作對，曉得你老人家本事好，有意胡言亂語，播弄你老人家前來廝打，他就在旁邊看閒，你想，我們如敢同你老人家鬥，昨日來時，我們都不求你老人家了，你不信，現在白先生正請了幾個人來做陪客，打發我們去請你老人家，說昨日多多得罪，曉得自己冒失，未曾先到你老人家那裡打招呼，特地備下酒席，陪個不是。你看廚子已經來了，擔子還設在門口。」

胡惠乾被這人說了一番好話，氣已平了一半，回頭果見門口放著兩擔酒席，不敢進門。你道這酒席是哪裡來的？正是白安福叫來準備與陳景升上街之後，回來吃的，卻巧胡惠乾前來一陣鬧，酒席挑來，到了門口，不敢進門。這個機匠機靈，借此說了一番鬼話。胡惠乾此時說道：「你們不必用這鬼話誑我，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我這徒弟向來是不會說假話的，老子既來了，諒想不得空拳，先嘗我兩下再說。」說著舉起手，將白安福翻倒，伸開蒲扇手，左右開弓兩個嘴巴，早聽得白安福哇一聲，口中早吐出鮮血來。機匠看了這樣，深怕再打，趕忙求道：「胡大爺，你高抬貴手，打人不妨事，卻要打得服，人家一團好意，想陪不是，不能反因此被打，你老人家說，令徒聽人說的，請今徒將說的人尋來，三面對證真假就知道了，真的聽你老人家處治；若是假的，不但你老人家被他騙，不能饒這狗娘養的，就是我們這班人，除卻服你老人家，其餘任什麼人，我們也要將他打得七死八活。」

胡惠乾聽了這話，就叫昨夜晚上說的那兩個徒弟指出人來。那兩個徒弟，本是在街上聽的閒話，也認不得人姓甚名誰，從哪裡去尋，急了半天說道：「我們明明聽見的，師父不要聽他賴，他們是故意的！」這些機匠見他說不出人來，趕忙又說道：「大哥，君子成人之美，古人說的好，低頭就是拜，我們已經如此陪小心，若你老哥再在令師前說我們的壞話，怪不得胡大爺生氣，只是今番打死冤枉，請你老人家鬆手。」

胡惠乾見徒弟交不出人來，果然自己冒失，將他打冤枉了。說道：「總是你們不是，設非從前結下仇來，他們也不能如此說法。現在我既來了，你們也該曉得，不能不給我面子的，要或不容，只要白狗頭在這會館門口，叩四個頭，說：『我白安福從此安分，再不與胡老爺作對。』我就饒了他，若是不肯，無論冤枉不冤枉，只要老子打得興起，生死也不知道。」眾人聽了這話，不知白安福肯叩頭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